



魂凝 版纳情

HUNNINGBANNAQING

鄢家骏◎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西双版纳著名作家鄢家骏先生用真挚的文字记录了笔者心中的版纳,用版纳情怀为西双版纳州建州60周年献礼。



本书作者鄢家骏先生



凝魂

情納鄉

鄢家駿◎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魂凝版纳情 / 鄢家骏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222-10379-5

I. ①魂… II. ①鄢…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8460号

责任编辑: 殷筱钊 黄粤榕

封面设计: 马 滨

责任校对: 黄 灿

责任印制: 段金华

书名题字: 毛晓春

书 名	魂凝版纳情
作 者	鄢家骏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云南人民出版社
邮 编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网 址	650034
E-mail	www.ynpph.com.cn
开 本	rmszbs@public.km.yn.cn
印 张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25.75
版 次	500千
印 刷	2012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昆明美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定 价	ISBN 978-7-222-10379-5
	42.00元



谨以此书献给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建州60周年

序

毛晓春

鄢家骏先生数次打电话来说让我给他的这部作品写几句话，我迟迟没有动笔，直到这位老人说书都要下印厂了，我才觉得已是迫在眉睫，不得不动笔了。我的迟迟没有动笔，并不是我拖大，像小时候戏台上老生的唱戏，故意要弄出点冗长的过门来。我也不是那种类型的人。从心底来说，为这样一位勤勤恳恳写了一辈子的老作家要在他的作品前面写几句话，觉得有班门弄斧之嫌。但是，为这位真诚的老人写点东西，是应该的。

我和鄢家骏先生认识在一次散文诗笔会上，其实，那次参加在西双版纳举办的诗歌散文笔会，我完全属于另类，因为，对于诗歌散文诗我完全是外行，我只是写过一点杂文和随笔，能参加这次笔会，说白了一来有“熟人”的关系，更重要的西双版纳是从小我向往的美丽天堂。《澜沧江边的蝴蝶会》是我小学课本的课文。从小，我就对神奇的西双版纳记忆难忘。所以就强烈要求去西双版纳参加这次笔会。也就在这次笔会上，我认识了鄢家骏先生。而且他是这次活动的重要组织者。初见鄢家骏先生，面前的是一位脸廓分明的老人，尤其岁月苍老的线条在脸上像刀刻的，很明显。但是他的眼睛里满含着真诚，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忙前忙后，跑来跑去，甚至跑得满脸都是汗，真是于心有些不忍。

同样，读他的作品，和他的为人一样充满着爱，激情，和真诚。

鄢家骏先生是20世纪50年代末也就是1959年初中毕业就来到西双版纳农垦局的，他把毕生的精力和血汗都献给了边疆，献给了神奇美丽的西双版纳。只有心中充满着挚爱的人，才能把生命的一切都献给这块土地。正如艾青在他的诗中所写：“为什么我眼中总是满含着热泪，正因为我对这片土地



爱得很深。”鄢家骏先生给自己这本书起的书名是《魂凝版纳情》，正因为他把他满腔的热爱，他的生命，他的肉体 and 这块土地融合在一体，他的文章处处都是激情，都是爱的赞美，爱的呼唤，爱的呐喊。

激情来自于血的澎湃，血的澎湃来自于对事物的热爱，只有爱，才会热血沸腾，才会有激情，读鄢家骏先生的每一篇作品，无论是写人、叙事，还是诗歌散文，甚至报告文学，甚至片言短语，都充满着爱和激情。这充分证明着他是用爱和激情写作，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郭沫若先生的《女神》、泰戈尔的诗集至今读起来都动人心魄，就是因为他们充满着爱和激情，好的作品，之所以成为名著的作品，首先是充满着爱，充满着激情打动人心魄的作品。鄢家骏先生正是用这种对西双版纳充满着爱和激情的情感来写作，读他的作品就像内心情感火山喷发一样，如风墙阵马，迎面扑人。

作家写作的生命在于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这是作品的生命，也是作家创作的生命原则，我觉得，鄢家骏先生是用真诚写作，是用爱和生命的真诚写作的。他的每篇作品。无论是写人。还是写事的报告文学，都是充满着真诚。这是难能可贵的，鲁迅先生曾说：“作品要无粉饰，无做作。”华丽的辞藻的只能是作品绚丽的外衣，但是没有作品的延续生命，真正能延续的作品是用真诚写作，说真话的。正如巴金、萧乾先生等老一辈作家倡导的，说真话。把生命交给读者，坚决不说假话，鄢家骏先生将生命的全部都交给了西双版纳，他在用他手中的笔，写了一辈子版纳，把版纳的神奇美丽，版纳的充满魅力，版纳的各种风土人情、山山水水都用笔真诚地记录了下来。只有这种真诚的人，有如守护神般精神的人，才能写出有生命意义的文章。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愿鄢家骏先生晚年创作出更多的作品，留下更宝贵的财富，不但留给西双版纳，也留给我国的文学写作宝库。

以上几句话，就作为序吧。

晓春 2012 年于北京

毛晓春：笔名雨枫，作家，学者，金石书法家，现任中国文联《神州》杂志副社长

目 录

文化印痕

留在雨林深处的文学足音	■ 3
丁玲的笑容	
——忆丁玲在西双版纳	■ 6
永远的怀念	
——忆吴伯箫在西双版纳	■ 11
李乔与西双版纳的情结	
——忆李乔在西双版纳	■ 15
陈凯歌曾经生活过的热土	
——陈凯歌在西双版纳拍片	■ 22
摄影大师的目光	
——顾长卫印象	■ 25
外国朋友眼中的西双版纳	
——外国朋友盛赞西双版纳	■ 28
崔永元与西双版纳	■ 34
诗情飞洒金版纳	
——著名诗人晓雪在西双版纳	■ 38
生动的美丽 难忘的印象	
——翟泰丰一行在西双版纳	■ 42



跳荡在灵魂里的文化因子

- 哈尼文化与我的文学创作 ■ 46
- 我的“三叶文学梦” ■ 51
- 真情 激情 诗情
- 读张克扎都的诗 ■ 56
- 序言两篇 ■ 60
- 散文诗创作漫谈 ■ 64
- 《西双版纳报》与我的文学之路 ■ 74
- 公安文学 永远的风景
- 读稿有感 ■ 77
- 铲除残酷的艳丽
- 读《不让罂粟花儿开》有感 ■ 83
- 与《版纳》百期同行 ■ 86

诗音飞扬

- 西双版纳雨林中的梦（散文诗 14 章） ■ 91
- 马帮 驮不走的意境 ■ 104
- 绿色的伊甸园（组章） ■ 107
- 勐远“三仙”（三章） ■ 116
- 醉美澜沧江（三章） ■ 119
- 基诺山短章 ■ 121
- 镂刻在灵魂里的生命礼赞（组章） ■ 124
- 奥运梦 在雨林里飞花（散文诗二章） ■ 128
- 飞歌长白山（组章） ■ 131
- 醉在草原（9 章） ■ 140
- 三星堆博物馆抒怀（3 章） ■ 147
- 咏叹张家界（3 章） ■ 150
- 奇峰仙境藏大美（7 章） ■ 154
- 南丽湖 物化的散文诗（三章） ■ 159
- 大美川岛（注）（组章） ■ 162
- 寻觅历史碎片（六章） ■ 166

雨林拾贝

情洒葫芦岛	■ 173
端坐树根上的历史沉思	■ 186
精彩南药园	■ 197
如诗如画“傣江南”	■ 200
与山和谐（散文）	■ 204
异彩纷呈文化园（电视专题片）	■ 208

沧江纪实

胶林飞歌	
——西双版纳国营农场改革开放 30 年纪行	■ 215
军歌新韵 诗画南疆	
——西双版纳勐海驻军某部巡礼	■ 251
还原生命的本色	
——勐腊县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纪实	■ 271
热土风骨	
——勐养农场建场 50 年纪实	■ 289
茶乡儿女边关情	
——参加创建勐捧农场的原普洱 54 名支边青年 50 年散记	■ 300
“天海”抒怀	■ 330
生命礼赞：一个远山村寨的复活	
——记西双版纳州公安局禁毒支队两禁科原科长王军	■ 337
青春在雨林里精彩	
——记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副总经理沈庆仲	■ 356
一束红木产业之花	■ 368
不老情：感恩这片热土的养育（后记）	■ 397

文化印痕



神奇美丽的西双版纳，因那些睿智者留下的文化足音，使其越发神奇无边、美不见底……

——题记

留在雨林深处的文学足音

1959年11月，刚刚欢度过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喜庆节日，初中毕业的我，挎包里装着柯蓝、郭风两位前辈作家的散文诗集《朝霞短笛》和《山溪和海岛》，便奔赴西双版纳，当了一名植胶的农垦工人。如今掐指一算，我在西双版纳生活了已整整54年了。

我承认，在文学创作上我是个笨人而且又是一条道走到黑的那类人。我是2004年才加入中国作协的，介绍人是作家李乔最后一次到版纳采风时，与作家刘绮、冯永祺共同介绍的。我敢说，50年中我憋着傻劲写下的500多万文字，并没有多少是在全国产生过影响的。但无论如何，我还是自信无愧：毕竟，我没有虚度年华，而是执着地写了一辈子西双版纳。至今，令我感动不已而又使我十分感恩的是中国作家协会。以为作家服务、培养作家队伍为宗旨的中国作家协会，一贯提倡和鼓励每个会员深入生活，深入基层，深入边疆，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做贡献。仅只这方面而言，我算是个幸运儿，受益匪浅。

毫无疑问，西双版纳是个神奇美丽的地方。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交通、经济等仍处于相对落后状态。不过，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这块热土就吸引了众多中国作家的关注。最早涉足西双版纳的作家要数冯牧、白桦等人了。当年冯牧写下的脍炙人口的优美散文《澜沧江边蝴蝶会》《沿着澜沧江激流》和白桦创作的傣族叙事长诗《孔雀》，至今仍不失为新中国文学长廊中的经典。从70年代末起，一批接一批，一拨接一拨的全国各地新、老作家们的脚步纷至沓来，成为西双版纳一道美丽的文学风景线。其中，仅以我先后参与接待和陪同的作家就有丁玲、陈明夫妇、吴伯箫、雷加、李纳、秦兆阳、菡子、丁宁、李乔、晓雪、雷抒雁、王宗才、黄福林、叶辛、海梦、李敬泽、张新泉、郭小东、黄浪华、刘敏、蒋元伦、柏鸿鹄、范稳、汤世杰、刘绮、冯永祺、黄尧、张长、钟泳天、黄晓萍、张昆华、欧之德、余德庄、王幅明、马新潮，以及前几年来的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翟泰丰、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著名作家玛拉沁夫、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胡平、河



北省作协原副主席关仁山、著名诗人舒婷、著名作家孙惠芬等不下数十人。

一弯彩虹，总会留给人难忘的感动。

大凡到过西双版纳的作家们，无不以高尚的作家职责，博大的人文情怀来解读西双版纳。他们满怀激情，不辞辛劳，翻山越岭，走村串寨，深入采访，足迹遍及边关山林，苍茫胶园，军营哨卡、远山村寨……至今，苍苍雨林深处还飘响着一串串永不消失的文学足音。仅对我个人而言，这些足音，多年来一直催扬着我对文学的追求风帆，坚韧成我执着跋涉的力量。

怎能忘记，1982年初冬时节，80高龄的丁玲老人，不顾身体欠佳，在离景洪40多公里的东风农场参观后，又乘船沿澜沧江激流到橄榄坝农场采访。应广大文学爱好者要求，还挤出时间为景洪地区的文学爱好者、州县机关干部、学校教师上百人进行文学讲座，就连百忙中的州委书记龚一匡同志也参加了聆听。那是个冷风扑面的早晨，已坐上车准备离景洪返昆的丁玲老人，招呼我走到车窗前，握住我的手谆谆对我说：“……家骏同志，西双版纳是块宝地，可惜我来晚了！特别是这里的橡胶事业是一个了不起的事业！你一定要好好写一写农垦人呀……”丁玲老人乘坐的车开远了。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当天便写下一篇短文《西双版纳风景美，丁玲访问橡胶工》，刊发在第100期《文学报》上。也许我记住了丁玲老人的谆嘱，在我近500多万的文字中，有300多万字是写农垦的。

怎能忘记，1980年1月30日，著名作家吴伯箫、雷加一行到黎明农场参观采访。消息像长了翅膀，一下子在农场传扬开了。特别是农场中学的教师们，找到我要我向有关领导反映，因为学校语文课本中有吴伯箫老人创作的精美散文《歌声》，现在吴老来到农场，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恳请吴老给老师们讲讲《歌声》的创作经过，定会对他们的教学大有帮助。我找到农垦部宣传处陪同作家的老吴同志。他犹豫了一下说：“唔，这恐怕不行，从来没有先例。不过，我试试看。”想不到，吴老竟欣然同意了。他对宣传处的老吴说，在边疆从事教育的同志不容易啊！我很愿意同大家见面交流。31日早上，吴老硬是用4个小时时间，同黎明农场中学的教师们亲切交流。中午，又不顾休息，忙着为一位中学教师看完2万多字的小说稿，并指出稿子的得失，然后又马不停蹄地下分场采访去了。第二天清早，吴老又跟着大家徒步登上海拔1500米高的南糯山去看“茶树王”。我永生难忘的是，忙累中的吴老始终找空同我谈文学。他知道我喜欢写散文和散文诗，一次次对我说：要写好散文或散文诗，最讲究的是“真情”两个字，要用真情去体验和感受生活，才能写出真情实意的作品……后来，我出版的4本散文诗集，无

不凝聚着吴伯箫老人的苦心教诲啊！

我怎能忘记，90年代初期、中期，两次到西双版纳农垦采风的著名作家李乔，不顾高龄，跋涉在中老边境的茫茫胶园里采访参观的情景。在送李乔公一行返昆的路上，我同他同坐同宿，成了受乔公文学熏陶的受益者。他几次对我说：“你很熟悉西双版纳的生活，最有资格最有条件写西双版纳的橡胶事业。家骏同志，你记住一定要写人，写人的思想、感情和命运……”是的，我记住了，在我后来构思和创作长篇小说《远山会动》、长篇报告文学《眷恋的南腊河》《胶林诗篇》时，李乔公的教诲始终响彻耳畔。

我怎能忘记，还有那么多到过西双版纳的作家给予了我直接的帮助。冯永祺老师指导我修改发表了第一篇小说《鞭杆精神》；军旅作家王宗才推荐我加入了中国散文诗学会、黄浪华指导我修改了中篇小说《马鹿塘情歌》；柏鸿鹄老师在百忙的采访中，指导我完成了小说《风雨蒙蒙的橡胶林》的创作；我刻骨铭心地记住了天津作家刘敏在版纳看了我的几本作品后，在《文学自由谈》上发了题为《生命中的绿色激情》的评论。文末的一段话，成了我后来创作道路上的座右铭：“……但是，文学除了激动、激情之外，还需要冷静的思考。以平静之心，平常人之心，去思考我们的生存环境。因为常处于激动、激情状态难免不偏激，而偏激往往使人失去冷眼看世界的深刻透彻。”……

感谢中国作协培育和造就的作家们，给西双版纳留下一串串永不消失的文学足音！他们后来创作和反映西双版纳的文学作品，为宣传西双版纳功不可没。

感谢前辈作家们对一个边疆作者的关怀和培养！



丁玲的笑容

——忆丁玲在西双版纳

1983年1月22日至25日期间，80岁高龄的著名作家丁玲携丈夫、作家陈明，受云南人民出版社邀请，到云南观光采风。在这期间，丁老夫妇曾在作家冯永祺陪同下踏上了西双版纳热土，游览了神奇美丽的版纳风光。

在北国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在南国万山数绿，花红水温的日子里，作家、战士、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当年，曾被毛泽东誉为“昨日的文小姐，今日的武将军”的丁玲。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在西双版纳神奇美丽的风景里留下了她那慈祥的笑容，礼赞出一串由衷的惊叹。

她来了。在西双版纳那依然如画的冬天。满头的白发是盛开的玉兰花，满脸的沧桑依然有桑干河的阳光，目光里透出“杜晚香”的温情，健步里回响着“沙菲”的呐喊；她一次次赞美，版纳的山美、水美、人更美；她一回回叹息，西双版纳，我来得太晚了……

“荷，农垦富得流油了”

1月22日下午，丁玲老人一行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国营东风农场。丁玲曾站在一片橡胶林边感叹自语：“哦，哦，只有在西双版纳的神奇土地上，才能长出这样神奇的橡胶树……”

“这也是两代农垦人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精神结晶。”陪同的一位农场领导说，“不容易啊！这是农垦人用血肉之躯挺起的一个崭新事业！”

“知识青年们也一定出了大力？”一阵晨风吹过来，拂动着丁玲老人的苍苍白发。她深情融融地问。

“那是肯定的。”农场领导接过话侃侃而谈，“这是一支由人民解放军复员转业官兵、湖南支边青壮年、昆明和重庆市青年、思茅地区农村青壮年和5万多名北京、上海、重庆、昆明的知识青年组成的农垦建设大军……唉，后来知青返城走了。可是他们为建设中国第二个天然橡胶基地功不可没